



册府元龜

卷之九百九十五  
至九十六



43  
849  
197





43  
849  
197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三十三

謚法

夫生有爵死有謚其來尚矣或曰謚者行之迹周公  
爲之所以彰善惡之迹垂沮勸之道君子知勸小人  
知懼焉故周公太史漢官大行實掌其事自春秋已  
降載籍所紀始自列國之辟以迄有位之臣或有司



考行遵節惠之文或册書褒德舉尊名之典乃至牧  
宰旌於高士弟子表其先生雖無封爵亦著稱謂其  
間溢美者有列曹之駁議追命者有故吏之奏記咸  
可銓次以明行實復有性惟擣味行匪純正或謬舉  
於公朝或肆奢於私室或矜伐以忤物或朋比而構  
釁觸類而言為累匪一繇是舉易名之典示貶惡之  
義則後之觀者得不悚懼而為善乎

申生晉獻公世子也獻公將殺世子

信驪姬之旨

公子重

耳謂之日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

蓋皆嘗為盍何不也志意重耳欲使

言見譖之意重耳申生與母弟後為文公

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

公之心也

言其意則驪姬必誅也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申生之母蚤卒驪姬嬖焉曰

然則盍行乎

行猶去也

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

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

言人有父則皆惡欲弑父使人

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及至於死

申生不敢愛其死

辭猶告也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

維氏狐突謂申生欲使之行

今言謝之伯氏狐突別氏

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

家多難

子驪姬之子齊伯

伯氏不出而圖吾君

圖猶謀也不出為君謀國

家之政然則自臯落氏及後狐突懼乃稱疾

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

賜而死

賜猶惠也

再拜稽首乃卒

既告狐突乃難經

是以為恭世

子也

言行如此可以為恭於孝則未之有



鄭幽公爲子家所弑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楚成王之卒謚曰靈不瞑口成乃瞑

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

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君是以

不得而亾師於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孔多矣孔大

也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窳

窳之事窳厚也窳夜也厚夜猶長夜所以從先君於

禴廟者從先君代爲禴廟請爲靈若厲欲受惡也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曰靈殘

殺不幸曰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

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爾若之何毀

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

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鶯言子囊

之公叔文子卒文子衛南公之孫名攸或作發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

月有時將塋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

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饑者是不亦惠乎君靈公也昔者衛

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難爲魯昭公二十年盜殺

衛侯之兄縶也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

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班制謂尊卑之差故謂夫



子貞惠文子 後不言貞惠者文有以兼之此云公叔文子之臣大夫侯與文子同升諸公孔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孔圉衛大夫也既卒謚曰文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北宮喜為大夫卒衛侯賜謚曰貞子 滅齊氏故

析宋鉏為大夫卒衛侯賜謚曰成子 從公故

漢衡山王勃值七國反王堅守無二心徙王濟北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

河間王德立二十七年薨中慰嘗麗以聞曰王身端

行治 端直治理 温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於鰥寡

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 睿深也通也 宜謚曰獻

王

霍去病為驃騎將軍薨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

景武謚曰桓廣地謚也謚灋布義行剛曰景碎土服遠曰桓

張勃嗣父富平侯為諫議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侯

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 獻丞主貢獻物也 湯待遷父死

不犇喪 犇古奔字 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

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 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謚繆者妄

陽城侯劉德子向坐鑄偽黃金當伏灋 律鑄偽黃金棄市也 德

上書訟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



賜謚置嗣制曰賜謚繆侯

以其妾訟子

王立元帝時以太后弟封江陽侯王仁嗣父譚為平

河侯平帝時王莽輔政忌之奏令就國家遣使者迫

守立仁令自殺賜立謚曰荒侯仁謚曰刺侯

杜業以列侯為太嘗坐瀆免官就國平帝時以憂恐

發病死初業尚成帝妹穎邑公主無子薨業家上嘗

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謚曰荒侯

後漢祭遵為征虜將軍建武九年卒博士范升上疏

追稱遵曰臣聞先王崇政遵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

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者錄勲臣頌其德美生

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

無絕嗣冊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

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

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褒序輔佐封賞

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之不幸早薨陛下

仁恩為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

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

厚亾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

臣卒君吊德之厚者也陵厲以來久矣及至陛下復

興新禮群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脩行積善竭



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浮取雒陽舉  
 兵既退獨守衝難制御王心不越灑度所在吏人不  
 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  
 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  
 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  
 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塋雒陽問  
 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為將軍取  
 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  
 後奏至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  
 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

以明善惡臣愚以為宜因遵薨論敘眾功詳按謚灑  
 以禮成之顯彰國家篤古之制為後嗣灑帝乃下升  
 章以示公卿至塋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  
 容車介士軍陣送塋謚曰成侯

朱頡脩儒術安帝時至陳相卒頡子穆與諸儒考依  
 古義謚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與人共謚為文忠

先生袁山松書載蔡邕議曰魯季文子君子以為忠而謚曰文子又傳曰文忠之實也忠以為實文以彰之遂共謚穆荀爽聞而非之故張璠論曰夫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閔至德不聞有謚朱蔡各以衰世臧否不立故私議之

楊厚為侍中病歸以黃老教授卒於家鄉人謚曰文



父

張霸為侍中卒將作大匠翟酺等與諸門人追錄本行謚曰憲文

郭鎮為尚書延光中中黃門孫程誅中嘗侍江京等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以成大功後為廷尉卒子賀累遷復至廷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下詔賜鎮謚曰昭武侯賀曰成侯

荀靖字叔慈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

生靖少有俊才動止以禮靖弟爽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及卒學士惜之誅靖者二十六人頽陰令丘禎追謚靖曰玄行先生

范冉冉或作丹卒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謚

僉曰宜為貞節先生清白守節曰貞好廉自號曰節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靈帝時大將軍竇武碎為掾屬後歸鄉閭絕人事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卒於家何進遣使吊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為文範先生

夏恭為泰山都尉善為文章卒官諸儒共謚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詩凡四百篇舉孝廉卒早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蔡稜陳留郡人邕之父也有清白行謚曰定公邕祖携芳碑



云携字叔業有周之曹昔蔡叔沒成王命其子仲使踐諸侯之位以國氏姓君其後也君曾祖父勳哀帝時以孝廉為長及君之身增脩厥德順帝以司空高第遷新蔡長年三十九卒長子稜字伯直處俗孤黨不協於時垂翼華髮人爵不升年五十三卒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其行不差曰定

魏大傅鍾繇薨有司議謚以為繇昔為廷尉辨理刑獄決嫌明疑民無怨者猶于張之在漢也詔曰大傅功高德茂位為師保論行賜謚當先依此兼敘廷尉于張之德耳乃策謚曰成侯

吳質為侍中太和四年卒以怙威肆行謚曰醜侯質子應乃上書論枉至正元中乃改謚威侯

蜀陳祗為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祗上承王指

下按闔豎深見信愛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祗統職一紀柔嘉惟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亾加美謚謚曰忠侯

趙雲為鎮東將軍後軍敗貶為鎮軍建興七年卒追謚曰順平侯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謚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謚陳祗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國故復得謚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皆追謚時論以為榮

雲別傳載後主詔曰雲昔從先帝功績既著朕以幼冲涉途艱難賴特忠順濟於危險夫謚所以敘元勳也外議云宜謚



大將軍姜維等議以爲雲昔從先帝勞績既著經營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書常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溺生者感恩足以殞身謹按謚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謚雲曰順平侯

晉何曾爲太宰侍中咸寧四年薨將塋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議曰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裔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之謨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爾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

世豎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傳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較列於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祓九域行不履道而饗位非嘗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傲莫大於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祓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吊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歸全易簣而沒蓋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臣



爾猶書君賊累死不懲况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強盛而不盡禮管氏有言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亾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罪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恬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謚繆醜公武帝不從策謚曰孝太康末子紹自表改謚曰元

賈充爲太尉錄尚書太康三年薨初充用韓謚爲嗣武帝特許之及下禮官議充謚博士秦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鄧

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鄆聖人豈不知外孫親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後如太宰所取必已自出如太宰不得以爲比然則以外孫爲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不從博士段暢希旨建謚曰武帝乃從之

劉毅爲尚書左僕射卒羽林左監北海王宮上疏曰中詔以毅忠允匪躬贈班台司斯誠聖朝考績以毅著勲之美事也臣謹按謚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



今毅功德竝立有號無謚於義不體臣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謚法主於行而不繼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雖沒而高行不加之謚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加野戰之將銘跡所殊臣願聖世舉春秋之遠制改列爵之舊限使夫功行之寔不相掩替則莫不率類若以革舊設制非所倉卒則毅之忠益雖不攻城畧地論德進爵亦應在例臣敢惟行輔周之義謹牒毅功行如右武帝出其表使八座議之多同宮議奏寢不報

曹志爲散騎嘗侍遭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篤病喜怒失嘗及卒太嘗奏以惡謚崔褒歎曰魏顆不從亂以病爲亂也今謚曹志而謚其病豈謂其病不爲亂乎於是謚爲定

陳準爲太尉廣陵公及薨太嘗奏謚散騎嘗侍領國子博士稽紹駁曰謚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靈厲表於闡蔽自頃禮官協情謚不依本準謚爲過宜謚曰謬事下太嘗時雖不從朝廷憚焉

郭奕爲尚書卒太嘗上謚爲景有司議以貴賤不同號謚與景皇同不可請謚曰穆紹曰謚所以旌德表



行按謚法一德不懈為簡奕忠毅清直立德不踰於  
 是遂賜謚曰簡太康八年十月太嘗上謚故太嘗平  
陵男郭奕為景侯有司奏云嘗受命  
 以來祖宗號謚群下未有同者故郭奕與景皇同不  
 可聽宜謚曰穆王濟羊僕等并云夫無窮之作名謚  
 不一若皆相避於制難全如悉不復非惟崇事尊之  
 禮宜依禱名之義但及七廟祖宗而已不及於毀之  
 廟成祭武茂劉納並云同謚非嫌號謚者國之大典  
 所以萬世作教經文人之遠一也同雖歸父義有所  
 不聖及在臣子或以行顯故能使上下愚愆罔有意  
 非願加也同堯舜以來司謚之禮舍漢魏近制相辟  
 之議又引周公文子同謚文武帝詔曰非言君臣不  
 可同正以奕謚景不甚當爾宜謚真簡及大元四年  
 侍中王攸之表君臣不嫌同  
 謚尚書奏以攸之言為然

滕脩初仕吳為廣州刺史吳平以脩為安南將軍廣  
 南救太康九年卒謚曰聲脩之子竝上表曰父脩

羈繼吳壤為所驅馳幸逢開通沐浴至化得從俘虜  
 握戎馬之要未覲聖顏委南藩之重實繇勞動少聞  
 天聽故也年衰疾篤屢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殞  
 臣承遺意輿襯還都瞻望雲闕實懷痛裂竊聞博士  
 謚脩曰聲直章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昧聞訢  
 帝乃賜謚曰忠

周處為御史中丞從征西將軍梁王彤征氐人齊萬  
 年力戰而沒及元帝為晉王將加處策謚太嘗賀循  
 議曰處履德清方才量高出歷守四郡安人立政人  
 司百僚直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



茂實烈士之遠節按謚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謚焉  
庾珉字子珉少歷散騎嘗侍本國中正侍中封長岑  
男懷帝之沒劉元海也珉從在平陽元海大會因使  
帝行酒珉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號哭賊惡之會  
有告珉及王雋等謀應劉琨者元海因圖弑逆珉等  
竝遇害太元末追謚曰貞

謝石爲衛將軍薨請謚下禮官議博士范弘之議曰  
石階籍門蔭屢登崇顯總司百揆翼贊三臺閑練庶  
事勤勞匪懈內外僉議皆曰與能當淮淝之捷勲極  
危墜雖皇威遐震狡寇夭亾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

聞建學較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  
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  
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以  
免惟塵之譏塞素飧之責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  
道唱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  
貨贖京邑聚歛無厭不可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  
姓大東流於遠近怨毒結於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  
勞於土木思慮殫於機巧統緒盡於婢妾財用糜於  
絲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  
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尚乎節儉故夷吾受謗



於三歸平仲流美於約已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  
廉耻不興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絕其流漢  
文襲弋絺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  
息良繇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行不及  
物若存罰其違亾貶其惡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按  
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  
朝議不從單謚曰襄

王述爲尚書令卒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穆  
以避穆帝改曰簡

何無忌爲會稽內史左將軍征虜循兵敗握節死詔

贈侍中司空謚曰忠肅

宋何勗以尚公主封安成公與臨汝公子孟靈休並各

奢豪勗官至侍中追謚荒公

顏師伯爲散騎嘗侍尚書僕射領丹陽尹爲前廢帝  
所害明帝卽位詔曰師伯昔逢代運豫班榮賞遭罹  
厄會殞命潘刑宗嗣殄絕良用矜悼但其心瀆貨宜  
貶贈典可詔封社以慰冤魂謚曰荒

王敬弘卒昇明二年詔曰夫珍秘蘭幽貞芳載越徽  
猷沉遠懋禮彌昭故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敬弘神運冲簡職宇標峻德敷象魏道藹丘園高



挹榮冕凝心塵外清光粹範振俗淳風兼以累朝廷  
賞聲華在詠而嘉篆闕文猷策韜采尚想遙分興懷  
寢寤使可詳定輝謚式旌追典謚爲文貞公

劉延孫爲侍中僕射卒有司奏謚忠穆詔爲文穆  
南齊長沙王晃有武力爲太祖所愛太祖嘗曰此我  
任城也世祖緣此意故謚曰威

褚彥回爲尚書令卒先是陶季直齊初爲尚書北部  
郎時彥回與季直素善頗以爲司空司徒主簿委以  
府事彥回卒尚書令王儉以彥回有至行欲謚爲文  
孝公季直請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謚恐其人非具美

不如文簡儉從之

王晏爲吏部尚書以舊恩見寵時尚書令王儉雖貴  
而疎晏旣領選權行臺閣興儉頗不平儉卒禮官議  
謚帝欲依王導謚爲文獻晏啓帝曰導乃得此謚但  
宋來不加素侯出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

梁劉嘯有賢行天監元年下詔爲嘯立碑謚曰貞簡  
先生

徐勉爲侍中衛將軍卒有司奏謚曰居敬行簡曰簡  
帝謚曰執心決斷曰肅因謚簡肅公

沈約爲尚書令侍中天監十二年卒有司謚曰文高



祖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

劉峻居東陽吳會人士從其學普通二年卒時年六十八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安成康王秀世子機爲寧遠將軍湘州刺史大通三年薨於州時年二十機美姿容善吐納家旣多書博學強記然而好弄尚力遠士子近小人爲州專意聚斂無治績頻被案劾及將葬有司議謚高祖詔曰王好內怠政可謚曰煬

蕭子顯爲吳郡太守卒性凝簡負其才氣及葬請謚高祖手詔云恃才傲物宜謚曰驕

蕭曄爲晉陵太守卒於群初曄寢疾歷年官曹擁滯有司按謚法言行相違曰替乃謚替侯

邵陵王綸爲西魏軍所敗死於汝南岳陽王登遣迎喪葬於襄陽望楚山南贈太宰謚曰安後元帝議追加謚尚書左丞劉毅議謚法怠政交外曰携從之

王儉爲太子中庶子卒贈侍中承聖三年世祖追贈曰賢而不伐曰恭謚恭

王孺爲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居喪未葬以毀卒時年五十九謚曰孝子

劉訐平原人州辟主簿不就及卒宗人至友相與刊



石立銘謚曰玄貞處士

阮孝嗣陳留尉氏人性至孝沈靜為名流所欽重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後卒時年五十八門徒誄其德行謚曰文貞處士

劉敞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精心學佛及卒親故誄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

蕭昉素徵中書侍郎辭不就及卒親故述其事行謚曰貞文先生

陳周敷為鎮南將軍豫州刺史討周迪與迪對峙給

敷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宗從匪他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腑乞先挺身共立盟誓敷許之方登壇為迪所害詔曰敷受任遐征淹時違律虛襟姦詭遂貽喪仆但夙著勤誠亟勞戎旅猶深惻慘愍悼於懷可存其第賦量所賻卹還喪京邑謚曰脫袁泌為司徒左長史卒於官臨終戒其子芳華曰吾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之後無得受贈謚其子述泌遺意朝廷不許謚曰質魯悉達幼以孝聞及為吳州刺史遭母憂哀毀過禮因遘疾卒謚曰孝侯



後魏穆崇爲太尉封宜都公天賜三年薨先是衛王儀逆崇預焉道武惜其功而秘之及有司奏謚帝親覽謚法至述義不尅曰丁太祖曰此當矣乃謚曰丁公

樂王丕坐劉潔事以憂薨謚曰疾生王

任城王世雋爲尚書令輕薄好去就及薨謚曰躁戾鄭羲爲兗州刺史多所授納政以賄成徵爲秘書監卒尚書奏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治道明範故何曾幼學良史不改繆醜之名賈充寵晉直士猶立荒公之稱羲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

清稽古之効未光於朝榮殊貨之談已形於民聽謚以舍問殊乖於衷又前歲之選匪繇備行克舉自荷後任勲績未昭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高祐爲宋王昶傅昶薨徵爲宗正卿久而不赴詔免卿太和二十三年卒太嘗議謚曰煬侯詔曰不遵上命曰靈可謚爲靈

彭城王勰孝文宣武時累有功及薨太嘗卿劉芳議勰謚曰王挺德弱齡誕資至孝睿性過人學不師授



卓爾之操發自天然不群之美幼而獨出及入叅政  
務綸綍有光爰登中鉉敷明五教漠北告危皇赫問  
罪王內親藥膳外總六師及宮車晏駕上下哀慄奮  
猛御威英畧潛通翼衛靈輿整戎振旅歷次宛謝迄  
於魯陽迭往奉居無慙周霍稟遺作輔遠至邇安分  
陝嘗方流詠燕趙廓清江西威懾南越入整百揆庶  
績咸熙履勤不憚在功愈挹温恭愷悌忠雅寬仁興  
居有度善終篤始高尚厥心功成身退義亮聖衷美  
光世典依謚法保大定功曰武舍問周達曰宣謚曰  
武宣王

于忠爲尚書右僕射薨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太嘗  
少卿元端議忠剛直猛暴專愆好殺按謚法性剛理  
直曰武怙威肆行曰醜宜謚武醜公大嘗卿元脩儀  
議忠盡心奉上翦除凶逆依謚法除僞寧真曰武夙  
夜恭事曰敬宜謚武敬公二議不同事奏靈太后令  
曰可依正卿議

石祖興嘗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直等喪  
亾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疋榮護喪事州郡表列孝  
文嘉之賜爵二級爲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  
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謚以獎來者靈太后令如所



奏有司乃謚曰恭

源懷爲車騎大將軍卒贈司徒冀州刺史盧昶奏太  
嘗寺議謚曰懷體尚寬柔器操平正依謚法柔直考  
終曰靖宜謚靖公司徒府議懷作牧陝西民飲惠化  
入總端二朝列歸仁依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宜謚穆  
公二議不同詔曰府寺所執並不克允愛民好與曰  
惠可謚惠公

索敞爲中書博士篤勤訓教多所成益前後所出顯  
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  
貧未幾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爲請謚詔謚曰獻

王肅爲散騎嘗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薨有  
司奏以肅貞心大度宜謚康公詔謚宣簡

甄琛孝明時爲車騎將軍特進加侍中卒贈司徒公  
尚書左僕射太嘗議謚文穆吏部袁翻奏曰案禮謚  
者行之迹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  
行受細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者  
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爲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嘗存  
也凡薨亾者所屬卽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  
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嘗部博士評議爲  
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



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爲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行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騶鑣伊顏接衽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罔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爲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加與此階莫異專以極美爲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迹文穆

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之流無不復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已後明勸太嘗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爲受必准人立謚不得優越復有踵前來之失者付法司科罪從之

馮誕爲司徒卒有司奏謚詔曰案謚法善行仁德曰元柔克有光曰懿昔貞惠兼美受三謚之榮忠武雙徽錫兩號之茂式准前迹宜契具贍旣自少綢繆知之唯朕案行定名謚曰元懿

牟祉爲平北將軍卒太嘗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



謚曰社志在埋輪不避強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裁仗節撫藩邊夷識德化沾殊俗襁負懷仁謹案謚法布德行剛曰景宜謚爲景侍中侯剛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等駁曰臣聞唯名與器弗可妄假定謚准行必當其迹案社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罕聞暴聲屢發而禮官虛述謚之爲景非直失於一人實毀朝則請還付外准行更量虛實靈太后令曰依駁更議元端臺龍上言竊唯謚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衡是司釐品庶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錄其實狀然後下寺謚法准狀科正豈有舍其行迹外有所

求去狀去稱將何所准簡社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卿綬撫有年聲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及其歿也又加顯贈言社誠著累朝効彰內外詔冊褒美無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德有數德優劣不同剛而能克亦爲德焉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謂前議爲允司徒右長史弘烈主簿李瑒勅稱按社歷官累朝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隅靖邊准行易名獎戒攸在竊謂無虧體例尚書詔又連奏以府寺爲允太后可其奏

馬熙文明太后之兄也爲內都大官太師薨於代有



司奏謚詔曰可以威疆恢遠曰武奉謚於公柩

後周趙善為左僕射西魏文帝大統九年從戰芒山屬大軍不利善為敵所獲卒於東魏建德初周齊通好齊人乃歸其柩其子表請贈謚詔謚曰敬

隋楊雄封觀德王及薨有司考行請謚曰懿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民乃賜謚曰德

劉炫為太學博士以品卑去任歸於河間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教授不行因凍餒而死時年六十八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

唐陳叔達貞觀初為尚書坐閨庭不理歸第及卒太

嘗議謚曰繆後贈戶部尚書改謚曰忠

皇甫無逸貞觀中為益州刺史其母疾篤太宗令驛召之無逸性至孝承問惶懼不能飲食因道病而卒贈禮部尚書太嘗考行謚曰孝禮部尚書王珪駁之曰無逸入蜀之初自當扶持老母與之同去申其色養而乃留在京師子道未足何得為孝謚為良

虞世南卒贈禮部尚書貞觀十二年十一月初日虞世南學綜古今行篤終始至孝忠直事多弘益易名之典抑有舊章前雖謚懿未盡其美可謚曰文懿

蕭瑀卒贈司空太嘗初謚曰德尚書省謚曰肅太宗



以易名之典必考其行蕭瑀性多猜貳有失其真更據實謚曰貞福公

封德彝卒贈司空太常初謚曰明後治書侍御史唐臨追駁曰包藏之狀死而後發猥加贈謚未正嚴科太宗令百官詳議民部尚書唐儉等議曰罪暴身後恩結生前所歷之官不可追奪請除贈改謚詔從之乃謚曰繆

宇文士及卒贈左衛大將軍初謚爲恭黃門侍郎劉洎駁之曰士及居家侈縱不宜爲恭竟議謚爲縱許敬宗爲侍中高陽郡公卒太常定謚博士袁思古

議曰敬宗位以才并歷居清級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如夷落聞時學禮事絕於趨庭納采問名唯聞於黷貨白珪斯玷有累清虛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爲繆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訟稱思與之許氏先有嫌怨請改謚博士黃福時議曰謚者飾終之稱也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使嫌隙是實卽合據法推繩如其不然未虧直道義不可奪官不可侵二三其德何以言禮請依思古議爲定戶部尚書戴至德謂福時曰高陽公在遇如此何以定謚爲繆答曰昔晉司空何曾旣忠直且孝徒以日食



萬錢所以貶爲繆醜况敬宗忠孝不逮於何曾飲食男女之累有逾於何曾而定謚爲繆無負於許氏矣詔令尚書省集五品以上重議禮部尚書楊思敬議稱按謚法旣過能改曰恭請謚曰恭

韋巨源卒贈特進荊州大都督太嘗博士李處直謚曰昭戶部員外郎李邕駁之曰三思引之爲相阿韋託之爲親無功而封無德而祿同族則醜正安石他人則附邪楚客謚之曰昭良恐不當初巨源與安石迭爲宰相時人以爲情不相叶故邕以此稱之處直仍因請依前謚爲定邕又貶曰夫古之議謚在乎

勸沮將杜小人之業冀長君子之風故善者雖在不貴仕而沒有餘名此賢達所以守節也爲惡者雖生有所幸死懷所懲此回邪所以易心也嗚呼巨源嘗未斯察而乃聞義不從與惡相濟蓄罔上之志叶群凶之謀苟容聖朝貪昧厚祿自以幸臣之貴不崇朝而買害者固鬼得而誅之也彼則匹夫之微未受命而行刑者固人得而誅之也幽明之慎斷焉可知天地之心自此而見矣頃者皇運中興功臣翼政時序未幾邪逆執權姦慝者拜爵於私門忠正者降黜於藩郡巨源此際用事方殷於阿韋何親而結爲昆季



於國家何力而累忝大官此則關通中人附會武氏  
託城社之固亂皇家之基故其罪一也又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酌於禮經陳於郊野將以對越天地光揚  
祖宗既告成功以觀海內推昔亞獻不聞婦人阿韋  
蓄無君之誠懷自達之意潛圖帝位議啄皇孫昇壇  
擬儀拜賜明命將豫家事無守國章巨源創跡於前  
悖演成功於後時有禮部侍郎徐堅太嘗博士唐紹  
蔣欽緒彭景直竝言之莫從其罪二也又上天不弔  
先帝遇毒悔禍無欽阿韋將篡畫計未果逆心尚搖  
周章夷猶倉卒迷繆於是太平公主矯爲陳謀上言

昭容給草遺詔故得今上輔政阿韋叅謀大業垂成  
而休命中輟者職繇巨源躡韋溫之足楚客附巨源  
之耳梟聲遽發狼顧相驚以阿韋臨朝以韋溫當國  
其罪三也又人爲邦本財實聚人奪其財則人心自  
離無其人則國本何恃巨源屢踐台輔專行勾徵廢  
越條章崇尚侵刻樹怨天下剝害生靈兆庶流離戶  
言減耗况以三思食邑在在貝州時屬九陰災逢多  
雨租庸捐免甲令昭明匪今獨然自古不易三思慮  
其封物巨源啟此異端以爲稼穡湮沉雖無菽粟蠶  
桑織紉可輔庸調致使河朔黎人海內士女去其鄉



井鬻其子孫饑寒切身朝夕奔命其罪四也但巨源長於華宗仕於累代竹萬國之相處具瞻之秋蔽日月之層輝負丘山之重責今乃妄加褒述安能分謗者哉當時雖不從邕議論者是之

程行誼卒贈尚書左丞相謚曰貞與岐王府長史裴子餘謚曰孝同時列上中書令張訟省之曰程裴二謚可謂議之無愧者

宋慶禮卒贈工部尚書太常博士張星定謚曰慶禮太剛則折至察無徒有事東非所亾萬計所謂害於家凶於國按謚法好功自是曰專請謚為專禮部員

外郎張九齡駁之曰營州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為其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尋罷海運充廣歲儲邊亭宴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為利害而云所亾萬計一何繆哉安有踐其迹以制實貶其謚以詢虛乘慮始之謗聲忘經遠之權利義非得所孰謂其當請以所議更下太嘗庶表行之迹可尋而易名之典不墜也星復執前議慶禮兄子辭上稱寃乃謚曰敬  
張說為尚書左丞燕國公卒太嘗初謚為文貞左司郎中楊伯成駁曰謚者德之表行之迹將以激勵風



俗簡束名教固無虛譽是存實錄准張詵罷相制云  
不肅細微之人頗乖周慎之旨又致仕制云行虧牛  
古防闕周身未免瓜李之嫌而喧衆多之口且玉之  
有瑕尚可磨也人之斯玷焉可追也謚日文貞何成  
勸沮請下太嘗更據行事定謚工部侍郎張九齡又  
議請依太嘗爲定衆論未決上爲制碑文賜謚日文  
貞繇是始定

裴光庭爲侍中卒贈太師太嘗博士孫琬將議光庭  
謚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勵之道建議謚爲克時人以  
爲希蕭蒿意旨帝聞而特下詔賜謚曰忠獻仍令中  
書令張九齡爲其碑文史官韋述以改謚爲非論曰  
春秋之義諸侯死王事葬之加一等蓋加其有功也  
而不及其賞也爰至漢魏則祿之卽受寵被寵安唯  
德是褒豈虛受也近代以來寵贈無紀或以職位崇  
顯一切優錫或以子孫榮貴恩例無加賢愚虛實爲  
一貫矣裴光庭以守法之吏驟登相位踐我機衡豈  
不多愧贈以師範何其濫歟張燕公有扶翊之勲居  
講諷之舊秩躋九命官歷二端議者猶謂贈之過當  
况光庭去斯猶遠何妄竊之甚哉蓋名器假人昔賢  
之所惋也



杜暹卒贈尚書左丞相初謚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昇都官員外郎韋康廉駁曰暹有忠孝之美太嘗所謚不盡其行博士裴總執曰杜尚書在任以墨線受職事雖奉國不得爲孝請依舊爲定暹子孝友詣闕陳訴上聞而更令所司詳定竟謚曰貞肅

盧奕爲安祿山所害贈兵部尚書太嘗博上獨孤及議曰盧奕剛毅朴忠直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維陽陷沒於時東京人事狼狽鹿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保性命而全妻子或競先策蹇爭脫羿激或不耻苟活其飲盜泉奕獨正

身守位仗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身勢窮力屈以朝服就死猶慷慨數賊梟獍之罪觀者伏慄奕不變其色西向辭君而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或曰維陽之存操兵者實在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將奔去之可也委身寇讐以死誰懟奕以爲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守必社稷是衛則死生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忠於何有苟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由結纓於衛不避其難也玄冥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愛死而賈禍也以爲



死輕於義而捐生古史書之使事君者勸然則安祿  
山亂大於里丕奕廉察之任切於玄冥之官分官所  
繫不啻於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於斯時也與能  
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  
可虧免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特操於白  
刃之下執與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義謹按謚法圖  
國忘死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奕執憲戎馬之間志藩  
王室可謂圖國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死  
歷官十一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  
至可謂秉德先黃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忠純可謂

遵業請謚曰貞烈從之

韋陟爲左僕射卒太嘗博士程皓議謚爲忠孝刑部  
尚書顏真卿以爲忠則以身許國見危致命孝則晨  
昏色養取樂庭闈不合二行殊高以成忠孝至客員  
外郎歸崇敬又駁之紛議不已右僕射郭英乂不達  
其體請從太嘗之狀

吳兢爲嘗王傅天寶八載卒於家寶應二年三月洪  
吉等州觀察使洪州刺史張鎬奏曰故嘗王傅吳兢  
先朝史臣歷踐中外大行忠信彰於朝野伏以訓誡  
明旨謚法攸遵臣早歲服膺備知名實相副特乞聖



恩褒其嘉謚從之

苗晉卿卒贈太師初謚為懿獻及勅出改曰文懿

太議謚曰懿獻初晉卿東都留守引用大理評事元載

嘗為推官至是載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懷舊恩諷有司

改謚曰

文貞

郭知運為隴右節度使卒贈涼州都督子英乂等劔

南節度議謚曰威右司員外郎崔厚駿之曰郭知運

承恩謚葬向五十餘年今請易名竊謂非禮又按禮

經云禮始為大又曰過時不及為禮也昔衛公叔文

子卒將葬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

所以易其名者蓋時不可踰也今知運既名不浮行

數紀之前門生故吏已合請謚今乃申請竊將有為

而為其子英乂頃屬多故屢制方隅朝廷策勲崇位

端揆附從者竊不中之禮會無妄之求况今裂土者

接軫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之誰曰無請不唯有司

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雖欲曲全竊將不可

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若知運合謚而不

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謚而苟遂其志

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既詒越禮之誚

以國家而言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嘗寺重議博士

獨孤及議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將葬易名時也有故



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公叔戍請謚適當塋前謹按三百經禮三千威儀曾不言已塋則不追謚况帝王殊途不相沿襲新禮則死必有謚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塋後苗太師一年矣呂漣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顏杲卿八年矣竝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不幸遂以過時見柳苟必以已塋未塋爲節則八年與五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此謂其父無爵而子居貴位不當以已之貴加榮於父若知運方面重寄列位九卿茂勲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一等豈待因嗣子然後作謚今之專征者率多起屠販皂隸之中雖逢風雲化爲王侯而其間祖父爵位與知運等當請謚者有幾何乃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廢禮竊爲近誣考彼載籍徵諸舊史易名之禮請如前議

呂禪爲江陵尹卒贈吏部尚書太嘗議謚曰恭度吏員外郎嚴郢駁曰今太嘗議荆南之政詳矣而曰在台司齷齪無匪躬之能者乃搜瑕掩德非中道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呂公文能禁異貞則幹事身測利人威烈烈規不可



備傳舉傳敘八元之德曰忠蕭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博士獨孤及議曰秦苻必加謚二字具以忠配蕭謹按舊議凡沒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朝廷辨可否宜在衆議今駁議撰謚異同之說竝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誠且非唐虞師人僉曰之道謚法在懲惡勸善不在字多必稱其大而畧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袁周漢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畧佐漢致太平其業不一謂一名

不足以紀其善於是文忠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顯禮焚天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秦之制以魏徵爲文貞蕭瑀爲貞福其杜如晦封德彝陳叔達溫彥博岑文本唐休璟魏知古崔日用竝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者謚之不過一字不聞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此言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若褒貶果存乎數字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虞觀也齊宣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也杜如晦王珪已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福也然蕭者盛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以禋之從政威



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  
隨會寤俞之不稱文豈必因重之然後爲美魏晉以  
賈詡之籌筭賈逵之忠壯張旣之政能程曾之勇智  
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翼之志畧  
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慙德身死之日竝謚曰  
肅當代不以爲貶何嘗徵一字二字爲之升降乎上  
稽前典下據甲令參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前謚  
曰肅

楊綰卒贈司徒太嘗謚爲文貞北部郎中蘇端駁曰  
古者美惡無私褒貶必當將以嘉善而退惡爲列辟  
之明典也可不慎歟今謹詳前謚文貞者稽法考來  
恐非光允時論發揚來訓矣夫道德博文曰文清白  
守節曰貞且元載與司徒友敬殊深推爲長者首舉  
清要人莫與京及司徒寵望漸高載畏其逼又知載  
隳壞紀綱心貳於君旣懼其疑因而踈簡有口皆知  
載惡而獨曾無一言或有發載之惡證告未明抱誠  
坐法者司徒時居上列奏達非難不能因此披衷正  
詞全志士之命露兇狡之私而乃宴安自泰優游過  
日使元載禍大減身竟勞聖上防伺之慮豈守節不  
隱耶豈懷道無毒耶非謂文貞明矣洎元載將謀不



思罔聰蔽聖嗇恩於下招怨於上使井塞人勞有過  
時之戍西郊虜入無弔災之惠磁邢堅義之士將死  
復生梁宋傷夷之人或寒或餒搜訪旌恤中外所急  
載皆絕之王澤不及於下爲行路所嗟而楊公當聖  
上維新之時居天下得賢之望誠宜不俟終日造次  
速言乃寂寥啓悟禁閉謨猷貪食萬錢之賜虛承一  
心之顧使防河之人家聞採策之歎近甸諸邑多興  
祈父之憂豈慈惠愛人乎旣日不慈不惠何以謂之  
文有隱有毒何以謂之貞矣古者諸侯有國卿大夫  
有家上以報祖宗下以處子孫之義也楊公歷處厚

俸人謂儒宗曾不立家又無私廟寧使人世間敬祖  
之禮位極止祭禩之宮凡在衣冠誰不歎恨又乖大  
義克就愍仁接禮之義矣日文與貞曷可以議聖人  
立謚有公無私所以周宣不敢私於父謚曰厲漢宣  
不敢私於祖謚曰戾百王明制歷聖通則昔公叔之  
子有死衛之節脩班制之勤社稷不辱方居此謚爰  
及太宗初魏徵有規救公直之忠中宗末蘇瓌有保  
安不奪之節所以諸賢甚衆謚文貞者不過數公至  
於燕公張說先朝輸能名節昭著省司尙謂不可至  
今人故稱之繇是言之焉可比德請牒太嘗詳他謚



以守彝章庶乎青史之筆不乖於周漢黃泉之魂免  
慙於蘇魏詔曰褒德勸善春秋之舊章考行易名禮  
經之通典垂範作則存乎格言故朝議大夫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太學博士脩  
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司徒楊綰履道居貞舍  
和毓德行爲人紀文令典謨清而晦名無自伐之善  
約以師儉有不矜之謙方冊直書秩宗相禮辟稱良  
史學茂醇儒委任樞衡掌茲密命彌契沃心之道累  
陳造滕之誠將以布天下五行之和同君臣一德之  
運遽軫藏舟之歎未展濟川之材素業久而逾彰

風沒而可尚自古飾終之義皆賜以美名謚法曰忠  
信愛人曰文平易不懈曰簡宜謚曰文簡以其簡儉  
之風厚於俗也

張伯儀爲荆南節度使李希烈叛詔伯儀收安州官  
軍失利後除右龍武統軍及卒伯儀故吏請謚於有  
司博士李吉甫論之曰或以伯儀嘗以推轂之任挫  
師安州於謚法得無貶乎愚以爲不然自中興三十  
年而來兵未戰者患在將帥以養寇自重縱敵藩身  
若進而亾師貶以爲義誠總干戈者必托於萬全之  
名而忘一戰之効矣然則保其利者亦君子所嫌也



錄其忠而勸善者非陽秋之志歟劄平居進退之節不敢二色稱爲忠臣議名之際褒勸所在請謚曰恭以旌厥美

段秀實爲朱泚所害贈太尉興元初加褒贈謚曰忠烈初泚盜據宮闕也泚以秀實嘗爲涇源節度頗得士心後罷兵權以爲蓄憤且久必肯同惡乃召與謀秀實初詐從之陰說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同謀殺泚以兵迎乘輿三人者皆秀實夙所獎遇遂皆許諾泚時遣其將韓旻爲馬步三千疾趨奉天時蒼黃之中未有武備秀實以爲宗社之危

期於頃刻乃使人走諭靈岳教其竊令言印不遂乃以弘農印倒印符以追兵還至雒驛得牒莫辨其印惶遽而廻秀實謂海賓等曰旻之來吾黨無類矣我當直搏殺泚不得則死終不能向此賊稱臣乃與海賓約事急繼而令明禮應於外明日泚召秀實議事原休姚令言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竝膝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而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躍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我豈逐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纔中其顙流血匍匐而走兇徒愕然初不敢動而海賓不至秀實乃曰我不同汝



反何不殺我兇黨群至遂遇害焉至是加褒贈

馬燧為司徒卒太嘗奏燧謚景武上改為莊武以避

太祖謚

王武俊為成德軍節度使貞元十七年薨太嘗謚曰

威烈德宗曰武俊盡忠奉國賜謚忠烈

張柬之為相誅張昌宗轉立中宗為武三思所害元

和三年柬之魯孫曠以謚事詣中書陳訴宰相上聞

因令有司授曠官仍定柬之等謚柬之為文正彥範

為忠烈敬暉為貞烈崔玄暉為文忠袁恕已為貞烈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三十四

謚法 希旨 繆妄

謚法第二

唐鄭珣瑜為相卒贈尚書右僕射太嘗博士徐復議

請謚文獻兵部侍郎李異駁曰夫謚所以昭德德既

昭矣則文無以加焉故相國鄭公端操持立寡言慎



行及居台司有蠲逋恤人之美有知難不汙之節雖無文若之進拔無孟子之是非無賑施之仁無謬諤之義然足以稱賢相也夫文者大則經緯天地次則潤色王猷周文以至德爲西伯季孫以道事其主咸謚曰文爲美無以尙矣亦焉用兩字然後爲備哉竊觀兩字之謚或有兼德一字不足以盡盛德之形容故有兩字生焉然亦興於近古非三代兩漢之事也夫舉典之道信其正不信其邪春秋大旨也則兩字之謚非春秋之正也故相國鄭公之謚爲文足矣焉用獻哉爲獻可矣焉用文哉兩字兼謚切所未論請

下太嘗重議太嘗博士徐復議曰鄭珣瑜令德清規坐鎮風俗理人而善政浹洽作相而謀猷密勿其終始事跡當時罕儔所以表賢易名實曰文獻夫文者煥乎大行獻者軒然高名今而褒之厥有經義亦猶貞惠文子累數其功至於再三以勸事君者今奉駁議議其無進拔無是非無賑施無謬諤且曰二字之謚非三代兩漢事愚以爲異之駁所謂進拔者豈不推擇群萃致之於庭乎珣瑜往司銓衡暨當均軸流品式敘英髦在朝若無獎拔之明則何以至此但如來議寡言慎行故其端兆不可得而窺也當先朝之



日上體不平姦臣王叔文招權作朋將害於國其視丞相如無也輕詣相府不循舊章珣瑜意雖難誅力固不足移疾高謝萬情所歸則是非之明孰大於此夫所謂賑施者在禮家施不及國賢人君子廣愛爲心莫不開稱物之源布厚生之政曩者恤災患免逋租亦旣當之矣其於篤親庇族衣無嘗主踐名教者誰則不行若以分孤寡之資同於賑施則珣瑜所羞言也奚謂無哉至如謇謇匪躬前議已書其微婉矣旣承高論敢不指明德宗季年李實爲京兆尹殊恩晝接貴幸無比而實以羨餘稱代莫之敢非珣瑜衆詰所繇上陳利害且日取於人而未讐其直焉得有餘是其言不可謂之無謇謇矣伏以國朝宰輔謚文而兼字者代有人焉故房玄齡謚日文昭狄仁傑謚日文惠魏徵陸象先蘇環宋璟張說崔祐甫竝謚日文貞劉仁軌劉幽求姚元崇裴耀卿張九齡竝謚日文獻李元紘韓休竝日文忠薛元超日文懿盧懷慎日文成蘇頲日文憲楊綰日文簡其餘不可悉數若以文包羨不宜以他字配之則房玄齡狄仁傑以降昭惠貞獻忠懿成簡皆不得正矣我唐聲名文物二百年更閱群才發揮王度豈擬名之典獨未得中邪



不然何輕沮之爲駁正所設但當論謚之當否不安  
詰字之多少苟有不當雖一字可乎若皆允宜雖二  
字何害如韋巨源附會亮黨李北海奪其嘉名所言  
至公人則悅服今旣曰賢相而又非之君子於其言  
豈得苟而已乎若曰二字非三代兩漢之規則又異  
乎愚所學者矣夫威烈慎靚周王之文謚也文脩文  
成漢祖之佐命也霍光爲宣成孔光爲宣烈中代之  
勲德也劉寬爲昭烈楊賜爲文烈東都之勳臣也安  
謂其無二字哉况文之爲名其義多矣有經緯天地  
焉有忠信節禮焉有寬立不攝堅強不暴焉有敏而

好學不耻下問焉夫匪一端各有所當若皆西伯季  
孫之德然後可稱文則魯侯與文伯歟之類皆不爲  
文矣故誅謚之制因時旌別前狀議珣瑜之行曰爲  
一代之名臣斯其旨歟謹上採禮經旁觀舊史叅諸  
國典以定二名請依前謚曰文獻兵部侍郎李巽再  
議曰鄭珣瑜兩字之謚今太嘗請依前謚曰文獻者  
夫謚者春秋褒貶之旨也仲尼書法隨類推廣雖一  
字褒貶其文猶博蓋欲指明事業以昭示後代俾後  
之人懲其惡而勸其善政不可苟夫謚一字正也堯  
舜禹湯周公邵公是也兩字非正也故謚法不載或



人臣不守彝章苟逞異端威烈慎覲是也或時主之權以功德加厚於臣也蕭何霍光房玄齡魏徵是也不加而加僭也孔光劉寬薛元超李元絃是也三字過也貞惠文子是也亦謚法所不載也古今無有也公叔文子謚衛君之過也衛之亂制也不然則記之失也以一善加一字卽堯舜禹湯當累數十字以爲謚也夫禮記者非盡聖賢之意也非盡宣尼所述也當時雜記也昔后蒼爲曲臺記其弟子戴聖增損刊定爲小戴禮今禮記是也若盡宣尼所述卽戴聖豈得而增也昔宣尼脩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詞以知禮

記非盡宣尼所述故戴聖得以增損也則貞惠文子之謚衛君亂制也古今無有也非宣尼所述又何足法哉鄭珣瑜和茂修整始終無缺可謂美矣至於議行考功而度越等輩比於鄭文成梁文昭魏文貞則不侔而謚號無差輕用國典失春秋之旨矣向者鄭梁數公皆經綸草昧輔翼興王以道輔君致於化洽彰灼千古言之者凜然生敬而以珣瑜齒之豈無愧於心哉夫數公者皆時王感風雲之會懷謨明之美故加於嘗典以明其行亦所以篤君臣之義也然非正也權制也若後之人非數賢之比則當循嘗以避



數賢地也其劉仁軌薛元超李元絃等加字之謚皆贖國典而昧彞倫言之可爲寒心豈當舉之爲訓也其餘姚元崇宋璟劉幽求或輔相一代致理平之化或忘身殉難成中興之業又豈珣瑜之比以典選爲進善以辭疾爲嫉邪皆尙口爲辨非守典確論也夫以典選者皆爲進善邪若然者則國家有天下二百年何裴行儉馬戴盧從愿等數賢獨見稱於時也循資置署謂爲進善異乎余所聞也又珣瑜之病數月而終豈僞疾邪借使僞疾尤可怪也昔子路之冗食家臣尤殺身殉難而珣瑜屢台輔之重當危難之際

居平則享其高爵厚祿見危則奉身自保以此爲是非之明卽董狐之書趙盾爲妄作也珣瑜之辭可贖於太嘗舉以爲德信君臣之義非嘗人所知也珣瑜之下詰李實誠中其病可謂美矣然則珣瑜自始筮仕至於啟手足垂四十年歷諫職持風憲特中規激發恐有過此者今太嘗舉其下詰李實未爲多也謂爲謬者衆豈能使汲黯魏徵有慙色哉前巽議云三代兩漢無二字之謚此未學之過也無荀令君之進善無孟軻之是非無文子之賑施無周舍之謬謬以珣瑜之行清而無缺可謂掩之不足辨也今所議



兩字之謚亦又不當其議固不足斥也前異之言過也但兩字之謚加等之美以蕭何房玄齡言不在珣瑜也異雖不敏至於言謚美以惑人聽此當所激切而不平也終不欲有僭齒於蕭何房玄齡之宗不欲有造次擬於魏文貞姚元崇宋璟劉幽求之讜言悟至茂績殊勲也夫前車之覆後車所以易轍也前有司之失後有司則當以矯之也不矯則逶迤遂遠以至於亂制也此有國之誠也威烈慎觀孔光劉寬薛元超李元紘之同於禹湯文武蕭何霍光房玄齡魏徵前有司之過也後之專筆削則宜有以矯之典禮

寢亂矣有司不可以尤而効之也不可黨所見而遂僭典也鄭珣瑜兩字之謚請下太嘗重議若一字不足盡珣瑜之盛德必須兩字則敢候再告敬從復議謚文獻

元載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誅死太嘗傳士崔韶請謚曰荒左司郎中韋孔景請下太嘗重議博士王炎改謚成縱二議交持故事不行爾後太嘗王彥威議曰元載謚成則不得爲縱縱則不得爲成成縱並施美惡齊致考之嘗法實不通經夫蕭瑀謚貞詔命加福事出恩制不可擬據依爾後崔韶以平



厲謚楊炎以壯繆易伊慎此皆感於貞福混淆不可  
之文詳在駁議今明其說恐悞後來事寢不報

王士貞爲成德軍節度使卒以其子承宗不順不加  
謚太嘗博士馮宿以爲懷柔之議不可遺其忠勞遂  
加之美謚

李吉甫爲宰相薨太嘗謚爲恭懿博士尉遲汾請爲  
敬度支郎中張仲方駁議曰古者易名請謚禮之典  
也處大位者取其巨節茂諸細行垂範當代昭示後  
人然後書之垂於不朽善惡不可以誣故稱一字則  
至明矣定褒貶是非之宜異同異紛綸之論贈司徒

吉甫稟氣全才乘時佐維博涉多藝舍章炳文燮贊  
陰陽經緯邦國惜乎通敏資性便媚取容故載踐樞  
衡疊致台衮大權在已沉謀罕成好惡徇情輕脫寡  
信諂淚在險遇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發夫人臣  
之翼戴元后者端恪致治孜孜夙夜緝熙庶績平章  
百揆兵者凶器不可從我始及乎伐罪則料敵以成  
功至使內有害輔臣之盜外有懷毒蠱之孽師徒暴  
野戎馬生郊皇上旰食宵衣公卿大夫且慙且耻農  
人不得在畝績婦不得在桑耗賦歛之嘗貲散帑廩  
之中積徵邊徼之脩過運輓之勞僵尸流血胔骼成



岳毒痛之病號訴無辜勦絕群生迨今四載禍胎之兆實始其謀遺君父之憂而豈謂之先覺者乎夫論大功者不可以妄取不可以枉致爲資畫著體理不顯不競而豈妨令美當削平西蜀乃言語從侍之臣擒剪東吳則詩謨廊廟之輔較其功則有異言其力則不倫何捨其所重而錄其所輕收其所小而畧其所大且奢靡是嗜而曰愛人以儉受授無守而曰慎才以輔斥諫諍之士於外豈不近之蔽聰也舉忠烈之廟豈不近之匿愛也焉有蔽聰匿愛家範無制而番法作程憲章百度乎謹按謚法曰敬者夙夜警戒

敬以直內內而不肅何以刑外憲也者刑也法也戴記曰憲章文武又發慮憲義以爲敬恪終始載考歷位未嘗劾一法官讞一小獄及居重位以安和平易寬柔自處考其名與其行不類研其事與其道不睥一定之辭惟精惟審異日詳制貽諸史官請俟蔡冠將平天下無事然後都堂聚議亦未遲憲宗方用兵惡仲方深言其事怒甚貶爲遂州司馬賜謚曰忠于頔薨贈太子賓客太嘗博士王彥威議曰于頔剛毅特立博游文藝蘊開物成務之志爲從橫個儻之才刺湖州復南朝舊陂以溉人田由是烏鹵生稻梁



歲時大化得丁壯之物籍者取什一代貧人租入故  
輕重以濟江南卑濕送終者無懸窆封樹之制高不  
可隱深則及泉土總周棺水至露背頓悉命以官地  
收疾當時稱之爲蘓州則繕完隄防䟽鑿畎澮列樹  
以表道決水以溉田其爲襄陽當吳少誠弄兵王師  
有征軍不乏見糧師未嘗退表尅吳房朗山生得賊  
將遽以兵柄授之惟誠於人有古將畧然惜其不能  
善終如始奉初以還跋扈立名滿盈不戒則有司擬  
議之際安可不善善而惡惡哉元洪刺郡以官事被  
謫中貴人銜命部領便道之徙所路出于漢頓遽命

武士持刃捕捽洪既就執王人徒歸又不奉詔出師  
而西停於鄧軍聲甚雄人聽日駭夫師出以律其出  
不命時人不能識其指歸王者功成而作樂諸侯則  
否頓之反旃於蔡也作文武順聖樂貞元御寓務求  
寵綬有司請編優詒莫逆事出一時之澤樂作諸侯  
之庭良可惜哉然則如頓者是知樂之可作而不知  
禮之不可作者也迹其馭衆爲政之術蓋初以利興  
害去爲已任而令行禁止其源出於法家者流交深  
意苛有犯無捨至有屋誅同命之慘然未嘗別白其  
罪以示顯戮人到於今而寃之洎乎天姻下浹元侯



入覲朝廷申婚姻之好復以宰相待之則文子罪官  
輅而連起國獄縉紳之論浸益非之謹按謚法殺戮  
不辜曰厲復狼遂過曰厲請謚爲厲或曰太保繇文  
學政事而揚歷中外卒當登壇補袞之寄推於事任  
亦謂難能則易其名者宜兼舉美惡二字以正褒貶  
今特謚爲厲或有未安愚以爲不然夫類能而授聖  
王之勸勉議謚貴當有司之職分禮經言謚蓋節以  
一惠至於論譏之際要當美惡咸在細大無遺議平  
易名則以優述春秋議也况援其功不足以補過挈  
其美不足以掩瑕其馭下也任威少恩其事上也失

忠與敬謚之爲厲不亦宜乎勅賜謚曰思而尙書右  
丞相張正甫封勅疏奏不荅留中不下然賜謚勅封  
在都省亦不下至明年張正甫改爲同州刺史所封  
勅取中書門下處分宰相令都省收管竟不施行太  
嘗博士王彥威又上表云聞古之聖王立謚法之意  
所以彰善惡垂勸戒使一字之褒寵逾級冕之錫片  
言之貶辱過市朝之刑此邦家之禮典而陛下勸懲  
之大柄也伏以故太子賓客致仕于頔頃擁節旌恣  
行暴虐人神所怒法令不容擅舉全師僭作王樂侵  
辱中使擒止制囚殺戮不辜誅求無度故以定謚爲



厲今陛下不忍改賜曰思誠爲聖慈實害聖政伏以陛下自臨宸極懋建大中聞善若驚從諫不倦况當統天立極之始所謂執法慎名之時一番恩光盡望微倖且如頤之不法不道而陛下不忍焉臣恐將來不逞之徒不法不道必有如頤者衆矣此其謚也則又引頤爲例則陛下何以處之是恩發於前而弊生於後矣又臣此見長藩鎮服大僚者率多驕淫不道誅求自封貨足以藩身威足以鉗口而法吏顧望自愛或不能度糾天刑生前網已漏鯨沒後戮而就木若以李吉甫近嘗賜謚引之則吉甫之相也豈犯上

殺人乎以頤况之恐非倫比如或以頤嘗入錢助國改過求覲兩使蕃國可以贖論夫傷財而害人剥下以奉上進家財以求幸尤不可長焉自兩河宿兵垂七十年王師譴征瘡疾不絕其後張茂昭以易定來程權以滄景來故國家高爵以勸或臣申恩以俟來者而襄陽名鎮也于頤文吏也居肘腋之下有崛起之名鋤之姻親始脩覲禮豈可持此况彼而以朝覲爲功乎若然者則頤雖有游夏文學龔黃政令班超之絕漢匪躬卜式之持錢助國終恐不足以彌縫惡迹降減罪名伏惟陛下以至聖至明之姿用無偏無



願之道恩繇義斷政以禮成使褒貶道存倖僥路絕則天下幸甚右補闕高錢上疏曰夫謚者所以懲惡勸善激濁揚清使忠臣義士知勸亂臣賊子畏罪忠臣義士雖受屈於生前死獲美名亂臣賊子雖竊位於當時沒加惡謚者所以懲暴戾垂沮勸孔子修春秋亂臣賊子懼蓋爲此也垂範如此尚不能救况又隳其典法乎臣風聞此事是徐泗節度使李愬奏謁李愬勲臣節將陛下寵其勲勞賜其爵祿車服第宅則可若亂朝廷典法將何以沮勸仲尼曰惟名與器不以假人名器君子所司也若以假人是與之政也

政下則國家從之矣于頔頃鎮襄漢殺戮不辜恣行兇暴移軍襄鄧迫脇朝廷擅留逐臣邀遮天使當先帝嗣位之始貴安反側以靖四方幸免鉄鉞之誅得全腰領而斃誠宜謚爲繆厲以沮兇邪豈特加美名以惠奸惡如此則是于頔生爲奸臣死獲美謚竊恐天下有識之士以爲聖朝無人有此倒置伏請速追前詔却依太嘗謚爲厲使典法無虧國章不紊杜佑卒贈太傅太嘗博士柳應規謚忠簡太嘗博士尉遲汾又議曰佑之寬容得衆全和葆光不病於物類其能考終得不爲寬容乎和好不爭自卑士而極



重任一心於理以惠物潔行廉正人無尤怨得不爲一德不懈乎請謚爲安簡

范希朝卒贈太師太嘗博士馮定請謚忠武禮部員外郎王源中駁請下太嘗重定太嘗請如前謚忠武王源中重駁博士王塾改謚宜

馬暢卒贈工部尚書太嘗博士林寶議謚曰敬工部郎中崔備駁議曰謹按謚法敬字之義與馬暢始終名跡不同考行之義尚乖易名之典未正事須再牒禮院請重議者且以暢墳上猶濕物議尚存皆可徵言盡堪覆視在春秋隱惡之義可也加史冊虛美之

命難乎况尚書責實當寃是非易名宜存褒貶夫國之禮法懸在不刊而文士多病於愧詞史臣或許其使傳舊章既失後代何觀雖以禮之愛久無而亂名之責豈絕幸稽前士用示後人其馬暢所謚爲敬請更參議尚書兵部員外郎常奕駁曰太嘗考馬暢之行舉夙夜就事廉方徑正之敬以易其名異乎無所苟於言也比建中興元間暢以父有征討之勳推恩而授爵位父薨家富於財以酒色自娛貞元中嘗傾產交中官因獻田宅以求幸德宗薄其人而終不信用生前與孤侄寡嫂分居競財醜聲聞於時歿後使



孽子孀妻披姦扶私公言盈於庭此皆章著於視聽者可以謚爲敬乎議者云先司徒之籌畫而暢揣摩者策而遺焉暢參計於閨庭之內苟所言屢中而不可隱當指明其効實而書之俾行道者無所惑不然則莊武公之才略光於典策矣而乃飾虛辭以攘其善爲子請謚得非繆濫之甚耶又稱名儒端士皆從之游未知孰爲其田蘇邪孟軻云尹公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夫與端士而游乎暢之門况謚法夙夜就事者以其績用已犯非謂其曠日引月以至乎終身也庶方徑正則暢處已行事未嘗造次而踐其途

焉何以謚爲敬乎大凡言功伐議德行尊其跡亦以觀善貶其名有以懲惡固非庸者事也如暢之輩烏足以黷典法哉若有司以有爲而爲之則宜乎貶之例也請下太~~督~~重定其謚博士崔韶改謚曰縱議曰馬暢承藉故業歷居通顯家富於財以奢縱自處不能撫安嫂侄使之離拆其干進也赴利如轉圜其居家也操下如東濕故時論鄙之謹按國史宇文士及居家侈縱謚爲縱暢之行已同於士及請以縱爲謚蔣清爲東都採訪判官死祿山之難太和三年考功奏請謚曰初安祿山反清爲留守李愷從事與愷盧



奕俱死以秩卑當時未行謚典至是其外孫吏部郎中王高上聞故追謚焉  
房式卒左散騎嘗侍傳士陵亘請謚曰領吏部郎中韋乾度駁曰詳觀貞元之末西蜀之事逆堅劉闢構難之務覓邪叶謀噉嚙相聚年深事遠十不記一然而魄磊不平鋒刺覺深者藏在骨髓請舉其梗槩一二焉式自忠州刺史故太師奏授劔南西川支度副使後兼御史中丞又部符蜀州是時貞元十八年也式因晝日昏睡如醉經宿乃寤詳其左右僮僕不知其所從來後逾年却復此職會故使太師薨歿劉闢

潛扇逆謀禍亂始胎式遂倖姦人之意爲請恠之語謂闢曰乃者蜀州昏病之中見公爲上相盧文若爲侍郎儀衛甚盛富貴極矣他日無相忘賊聞大喜兩滿軍縣自以爲神授非人力也賊每接賓客肆譚論撫群邪申號令也未嘗不以是爲先淨自以爲祥兆也豈不因式作異言鼓妖孽惑亂平人堅壯克險不然何區區之蜀瓌瓌之寇王師討伐經費萬計崎嶇嶮阻留年乃拔何哉蓋以式深爲浹洽之辭激切巽固不然何盤抵固根之甚也故使太師永貞元年八月薨其時乾度任殿中侍御史前使支度判官劉闢



日攝行軍司馬節度留後九月初乾度被逐攝簡州  
刺史名雖守郡其實囚之明年四月追廻勒攝成都  
縣令其時闢授西川節度詔命初下東川之圍未解  
乃召募亡命兼收管内鎮兵張皇虛聲熒惑郡縣發  
兵七千馬畜三萬號爲十五萬人轉牒墊屋以來縣  
道郵次酒肉畢具芻茭無匿署牒首日闢副曰式參  
謀日符載令下之日妖氛全興下愚沸騰貪冒姦賞  
奔走叛命肩磨轂擊爭死恐後當此之時邛蜀震驚  
田野廢業窟伏山谷邑居人吏分散道路如此之事  
非得之於人皆親所聞覩時賊圍逼梓州又王師諸

軍稍稍旣至猖狂兇寇不復張矣然嘗察式之爲人  
柔而善俛不顧不義不然何劉闢文若喬規符載皆  
咨諏執禮拳拳以事之以斯而言可以知其所止矣  
伏以聖上法維天之度崇納污之德雖泫澤滂流鼓  
盪昭洗易名之典在正根源苟非其人不可加美如  
式西蜀之事大節已虧缺矣何面目以求謚焉傾之  
爲謚頗垂前狀請下太嘗專議太嘗博士李虞等重  
議曰式之在西蜀也入人耳目其事孰矣固非愛之  
者所能粉飾而文其論惡之者所能披抉而裝其說  
蜀之此時雖女子小人亦知兇闢斷頭之不日然爲



其用者乃救死於頸語其無勇烈之心斯可矣豈可  
盡披其附麗之名乎如式之於劉闢既不能死可謂  
求生害仁者也而駁議曰大節已虧無乃過言歟何  
從聞之闢之走西山也召所疑畏者十數輩於庭將  
盡殺之然後去而式在其間賴蒼黃之際闢黨有獲  
持者僅免於難推嚮之論則不當如是明矣然居此  
時有將見危授命之義殺身成仁之道詰之者稱式  
無愧色愚不信也如是則式之去希烈也理河南也  
蕪宣城也何以無忠敬之目歟愚論之曰式也不疾  
任求之目不閉言邑之口其罪也無王浩棄家之心

無譙玄受毒之志其罪也如闢之反天子棄墳墓乃  
曰顧式說一夢以結其心畧一牒以張其勢豈其然  
乎夫人臣不幸罹於是惟死而已矣然孟子曰生吾  
所欲也矧自軻已下哉使死之易則王諒李業虞悝  
鴻信不足貴也意者將不可以必死望人乎始以不  
死罪之以懷生貶之是異論也夫謚者易其名者也  
夫子曰名以出信不曰名之必可言也名不正則言  
不順以至於形罰不中正謂此耳夫豈容易哉語曰  
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恍惚之夢駁議之外無言者  
懼非所以昭示後世也臯陶謨曰五刑五用哉言用



刑必當其罪也刑其支體於一時猶須當其罪矧刑其行義揭之於千萬年歟康誥曰敬明乃罰請依前謚爲傾

伊慎卒贈太子太保太嘗博士崔韶請謚壯繆屯部尚書韓臯駁議不報

崔從爲淮南節度使卒從少以貞晦恭護自處不交權利忠厚方嚴爲正人宿儒所推階品合立門戟終不之請四爲方鎮無聲妓之娛太嘗定謚曰貞

令狐楚爲興元節度使薨將死戒諸子曰吾生何益於人無請謚號無受軍府贈贈葬以布車一乘無或

加飾無用鼓吹及終將葬嗣子請奉行遺言詔曰生爲名臣歿有理命終始之分可謂兩全然以鹵簿哀榮之末節難違徃意誅謚國家之大典須守彝章鹵簿宐停易名須准舊例太嘗謚曰文

李愬元和中平吳元濟有功及卒博士元從質謚曰武尚書省議以其謚與父西平王晟同宜改之從質云愬無他行以功定謚不可改也問難數四竟不能駁其議今之定謚則不然也唯顧其勢望恐爲子孫之嫌歸於苟且故會昌朝陳商曾爲禮部侍郎貽博士書曰古者太嘗博士職以公卿諸侯大夫死第其



所行舉而褒貶焉使世世以一二字觀其道與不道  
 拘藁言爲文武忠孝所以失褒也執已見爲繆荒報  
 醜所以失貶也二柄之失博士不得職往者不得享  
 爲政者不得道夫執已見拘藁言是有上中下質其  
 一二字視緡金之重輕以緡金重輕貽後之麗微偷  
 忠盜貞罔世間入爲盡善加於行路皆博士忍其過  
 而阿其時也夫天下人望執事以爲質正然未見有  
 執事能針其膏肓之病者若當貶而褒當褒而貶是  
 猶錄跡殺夷經緯混淆者也褒而褒之貶而貶之經  
 紀既著善惡懸白勸大而用微所以使後代力行不

易如日月山河江海草木四支七竅以統幹而治自  
 從其教也於戲博士職蓋不細願出意念慮焉

宋申錫官至宰相爲鄭注構誣貶開州司馬會昌中  
 報復官爵追謚曰穆

白居易爲太子太傅以刑部尚書致仕卒大中三年

十二月中書侍郎平章事白敏中表請謚從之太嘗

謚曰文又云大中十三年宰臣白敏中表請謚曰臣

頃自奉衣愛及仕進飽僧儒之惠義師居易

之文章斯人之亡各已數載屬先帝憂勤之際贈典

未行遇陛下聖明之初謚法宜頒其將行業以傳冊

書從之居易謚曰後唐朱漢賓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太子少傅至晋天



福二年太嘗博士林弼議謚曰漢賓嘗恃倜儻不習  
庶隅過鄴都姦卒之訛言時銷叛亂却華師親隨之  
浮議俗致安康開國承家忠貞保義而又散已捧而  
代連欠闢荒榛而種麩麩民有袴襦之謠野無萑蒲  
之患安民禁暴威惠兼行而又知進退存亡之理得  
善始令終之名亦所爲知幾其神也謚法忠道不撓  
保節揚名曰貞愛民好學寬裕慈仁曰惠請謚貞惠  
可之

安元信爲昭義軍節度澤潞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卒  
贈太師太嘗博士賈緯議謚曰叨居禮職式考儒經

德雖以百行相成謚乃取一善爲定公經邦緯俗積  
行累功宜立摠名用彰殊號按謚法事君盡節曰忠  
體和居中曰懿左傳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也春  
秋正義曰保已精粹立行純厚懿也公抑揚事任周  
旋盛明嘗險阻艱難乘溫良恭儉或宣風千里有負  
礪之民或布政百城致隨軒之雨道光群后功著歷  
朝凡士大夫歎開幕之芙蓉又謝無賢不肖感成蹊  
之桃李空存煥彼緹緗豐諸碑版令被實錄非讓古  
人事君旣有忠規爲臣足以御衆復彰懿行從政備  
焉前代所高斯謚爲當今請謚曰忠懿從之



錢元瓘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天福八年所  
司議謚曰莊穆王奉勅改謚曰文穆王  
漢高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南平王乾祐二年卒勅宜  
令太嘗宅謚故事臣下請謚即故吏陳行狀上考功  
覆奏下乃議謚今降勅新例也  
周劉詞為永興軍節度使薨贈中書令謚曰忠惠詞  
發身軍較亟歷戎事嘗以忠勇自負洎領藩鎮能靖  
恭為理無苛政及民謚曰忠惠議者避之

希旨

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故三

代而下濬哲之主曷嘗不講求文質稽考遺墜著為  
大法垂之方來者乎然而大臣矢謨攸司奏議當執  
折衷之論用成經久之規乃有回邪其心險詖其行  
以揣摩為已任以附麗為身謀忘典冊之格言縱詭  
隨之臆說卒使舊章斯亂大政攸斁聿興相鼠之刺  
終起白圭之詠貽誚千古守官者得不鑒之哉

夏父弗忌魯大夫也文公三年有事於太廟躋僖公

逆祀也 僖是閔兄不得為父子嘗為臣位 於是弗忌

為宗伯 宗伯掌宗廟 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

故鬼小 新鬼僖公既為兄死時年又長故 先大後小



順也躋聖賢明也

人以僖公為聖賢

明順理也君子以為失

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雖齊聖

不先父食又矣

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

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

鯀禹父契湯十三世祖

文武不先不窋

不窋后稷子

宋祖帝乙鄭祖

厲王猶上祖也

帝乙微子父厲王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尚之

是以

魯頌曰春秋匪鮮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云頌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

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

而先帝也

先稱帝也

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妹

衛女思歸而不得故

願致問於姊妹

君子曰禮謂其妹親而先姑也

僖親文公父夏父弗忌欲

阿時君先其所親故傳以此二詩深責其意

漢霍光為大將軍昭帝初光緣武帝雅意以李夫人

配食

緣國也雅意素舊之意

追上尊后曰孝武皇后

晉段暢為博士太尉賈充薨下禮官議充謚博士秦

秀議謚曰荒武帝不納暢希旨建議謚曰武帝乃從

之

宋徐爰為將作大匠便僻善柔能得人主微旨頗涉

書傳尤悉朝儀文帝元嘉初便入侍左右預茲顧問

既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為帝所任遇大明世委

寄尤重朝廷大禮儀非爰議不行雖復當時碩學所

解過人者既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見用孝武殷淑



儀卒既追進貴妃謚曰宣又諷有司創立新廟爰之  
議宣貴妃既加殊命禮絕五官考之古典顯有成據  
梁劉勰爲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  
薦已用蔬菓而二郊農社猶用犧牲勰乃表言二郊  
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較尉  
兼合人如故

唐許敬宗爲太子賓客高宗永徽初議者以貞觀禮  
未盡詔長孫無忌與杜正倫李義府及敬宗等重加  
緝定至顯慶三年奏上之時敬宗義府用事其所損  
益多涉希旨行用已後學者紛議以爲不及貞觀

祀欽明爲國子祭酒中宗景龍三年十一月將南郊  
欽明希旨上言皇后亦當助祭遂建議曰謹按周禮  
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大宗伯職曰祀大神  
祭大祇享大鬼理其大禮若王有故則攝而薦徹豆  
籩又追師職掌王后之首服以待祭祀又內司服職  
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九嬪大祭祀  
后裸獻則贊贊璠爵亦如之據此諸文卽知皇后合  
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故鄭玄注司服云闕狄  
皇后助王祭群小祀之服然則小祀尙助王祭中大  
推理可知闕狄之上猶有兩服第一禕衣第二搖狄



第三闕狄此三狄皆助祭之服闕狄既助祭小祀卽知搖狄助祭中祀禕衣助祭大祀鄭舉一隅故不委說唯祭宗廟周禮王有兩服先王袞冕先公鷩冕鄭玄因此以后助祭宗廟亦分兩服云禕衣助祭先王搖狄助祭先公不言助祭天地社稷自宐三隅而返又春秋外傳云禕郊之事天子親射其牛王后親春其粢故代婦職但云詔皇后之禮事不言主宗廟也若專主祭廟者則內宗外宗職皆言掌宗廟祭祀此皆禮文分明不合疑惑舊說以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妹所以祀天於南郊祭地於北郊朝日於東門之

外夕月於西門之外以昭事神訓人事君必躬親以禮之有故然後使攝此其義也又禮記祭統曰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又哀公問孔子曰冕而親迎不亦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又漢書郊祀志云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天地合精夫婦合判祭天南郊則以配一體之誼也據此諸文則知皇后合助祭儀注同進帝意頗以爲疑召禮官親問焉太嘗博士唐紹蔣欽緒對曰皇后南郊助祭於禮不合帝問曰據何禮文



不合欽緒對曰欽明所奏執是祭宗廟禮非祭天地  
禮又鄭玄王后六服最上禕衣從祭先王無祭天地  
之服欽明又進對曰此實鄭玄大錯誤不可依也帝  
命宰臣等取兩家狀對定奏聞欽緒遂議曰周禮凡  
言祀祭享三者皆祭之雅名本無定議何以明之案  
周禮典瑞職云兩珪有邸以祀地則祭地亦稱祀也  
又司几筵設祀先王之祚席則祭宗廟亦稱祀也又  
內宗職云掌宗廟之祭祀此又非獨天地稱祭祀也  
又按禮記云惟聖爲能享帝此則祀天亦稱享也又  
按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卽宗廟亦言祭祀也

經典此文不可備數據此則欽明所執天曰祀地曰  
祭宗廟曰享未得爲定明矣又周禮凡言大祭祀者  
祭天地宗廟之摠名非獨天地之爲大祭也何以明  
之按爵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筭之卒爵按尸  
與筭皆宗廟之事則宗廟亦稱大祭祀又欽明狀引  
九嬪職凡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璫爵據祭天無裸獻  
亦無璫爵此宗廟稱大祭祀之明文欽明所言大祭  
祀卽爲祭天地未得爲定明矣又周禮大宗伯職云  
凡大祭祀王后有故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欽明唯  
執此文以爲王后有祭天地之禮欽緒等據此文乃



是王后薦宗廟之禮非祭天地之事何以明之按此文凡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師執事而卜日宿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盞制大號理其大禮諄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皆宗廟之事故通言大神大祇之祭也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此一凡直是王后祭宗廟之事故惟言大祭祀也若云王后合助祭天不應重起凡大祭祀之文也爲嫌王后有祭天地之疑故重起後凡以別之耳王祭宗廟自是大祭祀何故上凡相天王之禮以混下凡王后祭宗廟之文此是本經科段明白

又按周禮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凡后獻亦如之王后有故不與則宗伯攝而薦豆籩徹外宗贊之內宗外宗所掌皆佐王后宗廟之薦本無祭天地之禮但天地尚質宗廟尚文玉豆宗廟器物非祭天所設請問欽明若王后助祭天地在周禮使何人贊佐若宗伯攝后薦豆祭天又合何人贊佐竝請明徵禮文卽知攝薦是宗廟之禮明矣按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衮冕內司服掌王后祭服無王后祭天地之服案三禮義宗明王后六服謂禕衣撝翟闕翟鞠衣展衣祿衣也禕



衣從王祭先王則服之搢翟祀先公及享諸侯則服之鞠衣以求桑則服之展衣以禮見王及見賓客則服之祿衣燕居則服之王后無助祭於天地之服但自先王已下及三禮義宗明王夫人之服云后不助祭天地五嶽故無助祭天地四望之服按此則王后無祭天地之服明矣又三禮義宗明王后五輅謂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也重翟者后從王祭先王所乘也厭翟者后從王享諸侯所乘也安車者后宮中見於王所乘也翟車者后親桑之所乘也輦車者后遊宴之所乘也按此則王后無祭天之車明矣禮記

郊特牲義贊云祭天地無裸鄭玄注云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圓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爵泛齊以獻是一獻按此无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禮齊以獻是二獻按此則祭圓丘大宗伯次王爲獻非攝王后之事欽明等所執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薦豆籩是攝王后宗廟之薦非攝天地之祀明矣欽明建議引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按此是王與后祭宗廟之禮非闕祀天之義按漢魏晉宋後魏周陳隋等歷代史皇后無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南郊祀天無皇



后祭處高宗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一月辛酉親有事於南郊又摠章元年十二月丁卯親拜南郊亦無皇后助祭之禮又按大唐禮亦無皇后南郊助祭之禮欽緒等幸忝禮官親承聖問竭盡聞見不敢依隨伏以至上稽古志遵舊典所議助祭實無明文若以王者制禮自我作古在明主聖斷非臣下敢言國子司業褚無量又議曰夫郊祀者明王之盛事國家之大禮行其禮者不可以臆斷不可以情求皆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稽古率繇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可以膺福祐然禮文雖衆莫如周禮周禮者周公致

太平之書先聖極繇衷之典法天地而敷教化辨方主而教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至如冬祀圓丘祭中最大皇后內主禮位甚尊若今郊天助祭當具著禮典今遍簡周官無此儀制蓋繇祭天南郊不以地配唯將始祖爲主不以祖妣配天故唯皇帝親得行其禮皇后不合預也謹按大宗伯職云若王祭祀則攝位注云王有故代行其祭事下文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其薦豆籩徹若皇后合助祭承此下節當云后若不與祭祀則攝其薦豆籩於文上更起凡明是別生餘



事矣是則上異則別起凡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不專繫於本職周禮一部之內此例極多備在文中不可具錄又王后助祭親薦豆籩而不親徹按九嬪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皇后進之而不徹者爲宗廟祭則宗伯親徹不別使人又按外宗掌宗廟之祭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此之一文與上文相證何以明之按外宗唯掌宗廟祭不掌郊天足明此文是宗廟祭也又按王后行事摠在內職中簡其職文唯云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注謂祭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裸獻祭祀無裸以得知又祭天之器

則用陶匏亦無瑤爵注以此知是宗廟也又內司服掌王后六服無祭天之服而巾車職掌王之五輅亦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參之故知后之不合助祭天也唯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皇后預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疆臣擅朝悖亂彝倫黷神誦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故易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代秦誓曰正稽古立功事可以永年天之律斯史策之良戒豈可不知今南郊禮儀事不稽古秦守經術不敢緘默請詢碩儒俯考典臺之故事行圓丘之正義使聖朝叶昭曠之途天下知文物之



盛豈不幸甚時定儀注官尚書左僕射韋巨源又希  
皇后旨叶同欽明之議奏言皇后為亞獻大臣李嶠等女  
議為定帝納其言竟以皇后為亞獻大臣李嶠等女  
為齊娘執籩豆焉欽明又以安樂公主獨任權勢欲  
請公主為終獻遂引南郊儀注謁者引終獻以為女  
相唐紹及蔣欽緒與之固爭欽明止遂以尚書左僕  
射韋巨源為終獻

王璵少習禮學博求祠祭儀注以干時開元末為太  
常博士侍御史充祠祭使璵專以祀事希倖其祭祀  
之制或焚紙錢禳祈福祿近於巫者以是稍承恩遇

蕭宗即位累遷太常卿亦以祀事見寵

繆妄

夫學不足以待問智不足以體遠罔識損益之理靡達  
弛張之訓亦何足以議乎禮經之制作矣中代而下  
去聖逾遠師資出於淺近討論乖於通博以致參掌  
厥事或非其人草創之初罔克稽古違失經旨貽儒  
先之誚紛錯儀範著史氏之譏斯亦出於獨見因其  
失傳寢以成非罔之能正其或乘其繆誤恣乎封執  
黷祭違禮徇情失度垂之後世良可惡哉  
漢武帝元鼎中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



行而群儒既以不能辨明封禪事又拘於詩書古文

而不敢騁帝為封祠器視群儒視讀群儒或曰不與

古同徐偃又曰太嘗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徐偃傳周

霸屬圖封事屬音之欲切會也會諸儒於是帝黜偃

霸而盡罷諸儒弗用

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乙亥祀朝日於東門之外造

禮二分之義禮春分祀朝日於東秋分祀

明帝景初元年六月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為太

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為高祖用咸熙

之舞帝創作興治為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

萬事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

之制

孫盛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矣然後

著焉所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也未有當年遂

制祖宗未終而預自尊顯昔華樂以厚葬致

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群司於是乎失正

蜀後主景耀六年詔為丞相諸葛亮立廟於沔陽先

是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

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者或以為可聽立廟

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

共上表以為因宜近墓立之於沔陽聽親屬以時祀

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祀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

正禮於是始從之何承天曰周禮凡有功者祭於大

丞故後代尊之以元勳配享充等



曾不是正後主又從之並非禮也

晉元帝大興元年立南郊於巳地非禮所謂就陽位

之義也

南出道狹未議開闢遂於東南巳地制立丘壇

四年四月始有司奏應報賽宗廟山川詔曰祈廟云賽非奉尊下辭吾意有疑以為舊山川有許報故兩賽非大事不應告廟臣子無要君之道黷祭稱賽於禮有違

成帝咸康二年臨軒遣使兼太保領軍將軍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將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群臣畢賀非禮也

禮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而群

臣賀為夫禮

宋孝武末公除後晉安王子勛侍讀博士詔將作大匠徐爰宜習業與不爰答曰居喪禮習業何嫌少始安王子真博士又詔爰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其專斷乖謬皆此類

明帝時廷尉虞和議社稷合為一神散騎嘗侍王琨按舊糾駁時和深被親寵朝廷歎琨強正

唐德宗貞元九年十二月葬故太師李晟帝御南望春門臨送之又令中人宣詔於柩車文武嘗參官哭拜於路太嘗卿裴郁草儀誤引令中書隔品致敬之



文乃請宰相及二品以上者哭而不拜送葬不拜禮官失也

穆宗元和十五年正月卽位六月勅宗廟之禮嚴肅居先薦告之詞精審爲切方將昇附安可九室皆同既已祧遷豈宜四昭咸在宗正少卿李子鴻實司祀事誤進祝文罪有根源理難降減宜停見任博士既失於詳定御史又曠其監臨若不薄懲恐乖至敬王彥威宜罰兩月俸料削一階崔鄆宜罰一季俸削兩階其後禮合變文事宜中節者太嘗博士不得更稱舊制致有差殊故事將有祔禮先告於太極殿然後

奉神主赴太廟侍中於廟庭跪奏八室曰以今吉辰某皇帝神主祔謁遂奉神主詣第七室祔饗而不再告饗畢祔於第九室設安神之幕而昏之然則告於太極殿不再告於太廟以孫祔於祖尊不得申也是時憲宗神主升祔宰臣不詳舊典今有司再告祔禮於太極殿禮官執議不聽適屬宗正寺進祝板誤以憲宗尊號爲睿宗御史士職嘗省察不知其誤宰臣兼怒之遂下詔削罰而變其舊禮時甚非之

長慶元年正月辛丑郊社禮畢太赦天下宣赦畢宰臣率百寮稱賀於樓前伏退帝朝太后於興慶宮先



是南郊禮畢不設御榻帝立受群臣稱賀及御櫻仗退百僚復不賀於興慶宮舉大典而有二闕皆有司之過也

文宗太和五年六月貶權知太常博士權安爲河南府兵曹參軍安狂險以朋附得官好持論而無依據以博士定故宰相韋處厚謚議逞私憾誣枉不實朝論雜然非之故有是命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五月中書奏先據太常寺定少帝謚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伏以本朝基禘垂三百年昭宗以中否東遷少帝以沉寃宴駕始封侯

於僞室新立廟於聖朝追奕世之尊雪當時之耻先皇帝初定中原之後昭宗少帝尋合一時入廟所司不舉遂成闕禮既睽昭穆難會蒸嘗太廟有合食之儀外邑無登歌之奏生曾爲帝享乃承祧既號景宗合入太廟如不入廟難以言宗須叶徽章免貽群議於理而論桃以遠廟安少帝神主於太廟卽昭穆序而宗祀正今或且居別廟卽欲不言景宗只云昭宣光烈孝皇帝兼冊文內有基字是玄宗廟諱尋嘗泛行詔勅皆不迴避少帝是繼世之孫冊文內不欲斥列聖之諱今改基爲宗字勅皆可之論者以爲追尊



之廟謚不稱宗於禮得矣至如云生曾爲帝享乃承  
祧卽子孫纘嗣以宗祧爲本明矣下文復云祧一遠  
廟安少帝於太廟則祧之一字義有兩說乎時人多  
謂祧字爲祧去之祧禮則不然按祭法云遠廟爲祧  
有二祧鄭玄解祧者超也謂超然上去之意孔穎達  
正義云遠廟爲祧五世而遷之主藏於祧廟去祧爲  
壇去壇爲墀所謂遠廟者卽始祖之廟也五世之後  
合遷之例以其有德百世不遷故謂之二祧文王武  
王是也高祖太宗是也祧與遷異義在此矣又云冊  
文中有基字是玄宗廟諱夫先王制禮貴在折中君

子有終身之憂三年之喪豈盡其情哉賢者俯而及  
之欲重其制也五世不諱所謂報之極也按風俗通  
陳孔璋議諱云尊尊有節親親有殺喪祭哀敬各有  
攸終欲令言著而可遵事施而不犯禮云卒哭之後  
室執木鐸徇於宮曰舍故而諱新故者卽毀廟之主  
也恩遠屬絕名不可諱今昭宣皇帝上去玄宗十五  
世矣奏改冊文以避遠諱將以垂法信不與也如或  
上無所斷下無所齊卽百代之主皆可避也舍故諱  
新寧虛語乎名不正則至於人爲無所措手足制禮  
作法可不慎歟



周世宗顯德元年十月太嘗禮院上言去冬遷宗社於浚都其諸祠郊壇奉勅依四京制度修築伏緣司寒神元在兩京後園水井所祠祭未審且在彼祭爲復於此勅曰據月令孟冬祭司寒於北郊其司寒一祠一旦准月令施行藏冰開水祭司寒之神事屬別祭後有冰室尚取指揮時田敏以鴻儒爲太嘗卿朝廷之內禮義差失謂可質正而司寒小祀不能按故實舉行翻以水井爲請中書止引月令命正之大爲士子所笑

册府元龜



|| حة ||